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陞世忠校正

紹興孫 綜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徵 同訂

記

萊蕪縣丞王君去思碑記

萊蕪古羸也附庸於州以達省郡郡大夫若監司按部鮮至其地者嘉靖丁巳夏按察副使南昌張公行



金輿山房雜錄卷之八  
視諸屬始道縣境止傳舍中召田間父老數輩與語  
問以謠俗吏治媿惡民所便苦父老則咸稱舉前邑  
丞王君者良蓋去萊蕪二十又二年矣所稱舉惠政  
足繫民之思大者歷歷有據問之名不知也第憶丞  
霸州人在縣三載用治河功遷曹州判去民迄今思  
之如失慈母云張公異之隨所至緩駕輒問皆對如  
父老言既抵邑見邑諸生質其事於是諸生楊善輩  
百餘人及邑百姓又數百人條列丞在縣時治狀因  
請聽民祀丞學宮名宦祠其辭曰前萊蕪丞王君名  
宗義字宜之霸州人嘉靖癸巳來貳縣事職督兩稅

縣依山田沃饒或相倍蓰異時主者徒腹剝自為里  
胥並緣市姦鉅豪膏壤常巧賂得輕賦而當輸漕餉  
邊者率瘠弱廢業焉督責敲朴日亟逋負益積課坐  
恒殿王君素持公廉饋例請託一無所入按籍手注  
參互其丁產為難易重輕之等約日徵會不俟督  
亡不樂輸耻後比歲上計常為列縣先俠魁邢虎阻  
山稔惡號老虎聚群不逞盜取鹽海濱私販鬻操挺  
鼓譟徃返數百里所過公肆焚掠一郡大苦之縣格  
名捕官卒皆引避莫敢近君承委徼循從健卒數人  
乘夜掩虎不意生得寘法餘黨潰散民始安堵邑東



南山谷鈔錫出焉愚氓無知往往擅斡為利逮捕接  
踵株引窮竟人心洶洶嘯結愈益衆君但申飭厲禁  
明示以禍福俾各洗心與更始諸無左驗相指詰悉  
置勿問自是竟數歲無犯者禹貢汶水出邑原山之  
陽境內烏江鵬山諸泉其名聞者以十數皆會於汶  
達於濟夏秋雨潦或填淤不從故道君自臨視令以  
時䟽濬俾轉相注洩悉歸漕渠漕大便利邑令缺因  
攝篆事案無滯牘獄無留繫所聽斷即重坐無怨言  
視民若子民亦父母視之不忍欺尤加意士類士有  
力學飭行必善遇之與鈞禮貧者賜以膏楮之費令

再缺或有故它往邑之民若士日望君再攝凡視篆  
者五終始如一甲午蝗身率民設法驅捕積蝗日千  
石所農得半獲歲不至大侵明年河決趙皮寨運道  
艱阻都御史麻城劉公寔奉命治河集四省財力大  
議脩濬君承檄督役授界分程廬河濱往來蹈橈理  
捷事經費出納明允工獨首竣它執事或怠僨後期  
甚者逸去復以君代總其事又不日告成河渠既通  
都御史舉諸有勞勩之臣君第一與司空屬藩臬長  
貳並列薦䟽名相等比語載劉公所刻問水集中詔  
增秩一級遷曹州別駕去之日民老穉千餘人相扶



金輿山房集 卷之八  
三  
携泣送絡繹于道車擁不行至今邑人談往事猶曰  
安得復見霸州王君也按禮功施於民能禦大菑扞  
大患皆祀之邑舊設名宦祠祀漢韓韶而下若干人  
如王君治狀視古循良無異僉謂血食其間甚宜當  
是時張公兼理學政即可其請秋八月上丁釋奠設  
主從祀於祠禮成士民大悅復相與刻石祠下識不  
忘而濟南殷子因為叙次其事論曰士筮仕令長日  
徵顯是幾故多矯節自厲丞貳格於資品即有才美  
希復殊擇乃其子然樹立用廉惠著稱所居民附所  
去見思亦庶幾卓行君子也方其宦茲土春秋有事  
祀下仰止先哲豈自知吾去後民思慕我且俎豆此  
乎上下數十年邑閭幾丞矣猝問之指不再誦請祠  
祀則翕然無異議此寧得強致也彼碌碌是甘曰民  
誰我與不自待淺哉夫王君非治河未必以才見卒  
用河功遷是佐理善狀邑人思之不忘者當其時上  
之人寔未有察也鄉令張公不躬至其地民之永懷  
且闕遏奚以達則遐僻冗散坐湮沒不聞者未敢曰  
鮮矣世欲以智慮遙度任譽毀為殿最謂足周知百  
執事當其誅賞安可哉安可哉

烈孝祠記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八  
烈孝祠歎烈婦李氏祠也李年十七歸同邑方模逾  
年模死無子李謀于姑汪擇族子後模或以次請繼  
李不可曰是與未亡人齒相若曷毋彼為力拒之汪  
為擇近屬方一桂幼子使為模嗣易名繼老李從容  
白姑曰始夫死婦當即死恐死者嗣未立姑未有託  
也嗣今定願畢初志得身殉夫地下不恨汪百計慰  
解不可奪遂絕粒不食數日不死乃飲毒藥竟死歎  
宰史君聞而異之召汪問狀汪具對李奉已孝敬及  
誓死始末會二里媪以宅事詣縣宰察其質訥猝問  
以李氏擇嗣事蓋虞有私屬也二媪憤激力辯述李

所以孝汪與汪哭李之死之慟一如汪所云宰為感  
泣白諸當道扁其祠曰烈孝刻遺言扁端示風勵焉  
祠本方氏別業距故居百餘武距祠又數百武即烈  
婦墓祠與墓皆李與姑汪手自經畫者死之前一日  
李語諸母曰村口平地可豎吾節婦坊今烈孝坊即建  
所指地卒如其志云中丞汪公狀其行侍郎鮑公為  
立傳二公皆歎人蓋親所聞覩故言特詳李之父昶  
以鄉進士同知濟南府出所刻烈孝實紀示余請為  
祠記余讀而悲之夫死生亦大矣士窮經譚道誼動  
以賢詰自命倉卒罹變左右翔顧莫肯以身赴君父



之急藉口愛身有為曰吾恥溝瀆之諒者何限也及語慷慨殺身乃搜抉瑕類槩自過中謂計畫無復之耳噫何其悖耶令甲有表貞之典即余耳目所及烈烈奇節卒湮沒不獲見而蒙被優復者或多文鮮實不必厭衆志此固有幸不幸矣夫誠不受一死求仁得仁知不知豈顧問哉君子為世道計蓋不能無慨云爾李之死烈固天植其性然也至謹擇所後卓見深識率古人所難殆亦有素教焉語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余既知李君又汪鮑二公論述足據也故不辭而記之

泰安州均田碑記

泰安依岱為郡多山故其田半磽确五方民錯居俗漸巧敝或附郭沃衍更相詭匿規輕稅甚者十不名一至有亡稅之田迺貧弱失業橫被灑寄始惟圭撮畸零不謂深病因循轉鬻歲竄月易里胥益滋姦利版圖舞舛莫可覈據或稅浮於田或不田而稅蓋逋負日積訟牘繁興咸職是之由長吏間議振剔又以群咻衆沮法卒格不行州坐大困嘉靖丁巳知州事徐君奉臺檄大括田于肥城均其租額肥城民稱便於是州父老子弟相謂曰州田之不均眎肥城劇焉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  
非使君仁明上下所孚信後孰可卒是後者因請如  
肥城例行之州上其議撫臺報可復檄徐君俾以便  
宜從事君曰均田之難非稽其數之難辨其等難也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  
頒田里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地家百畝一易家二  
百畝再易家三百畝此計畝殊也載師掌任土之法  
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定  
稅殊也即泰安稅畝之舊或六百武為畝或三百武  
或二百四十武武或四尺或三尺有五寸其始蓋以

瘦瘠為差亦古意也今徒數之覈而不等之別則上  
地減而輕下地益而重何以均為廼酌道里所宜總  
竟內之地定其區域分為僚吏若耆老義民之可任  
者區數人俾先差其原隰沃薄沙鹵岡阜窪坎之等  
明著於籍第而三之然後立法均丈股弦廣袤參互  
程算計州田稅原額五千九百八十五頃九十一畝  
有奇乃定上地以四百三十二武征一畝之稅中地  
五百四十武下地八百四十武當上地畝之一武以  
四尺為準大歸不失州額之故輕重適中常使各有  
饒裕凡異時詭匿諸弊苟自歸正一切勿問時遣人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  
察視所任吏民敢受人一鹽一蔬輒痛懲無少貸有  
以中為上易膏稱瘠者令得相覺言務求至當又酌  
兩稅租入之數畝為之準州置總籍里有冊戶有帖  
甲乙多寡一定不得損益自戊午歲某月至某月纔  
數百日政不妨民不擾田賦悉均百年積蠹一朝湔  
除嘉興更始州人大悅謂可經久無累也乃共建碑  
州治垂示後世俾無忘使君之德因詣余請記余既  
不文則為直述其事令刻以識歲月當是時徐君治  
行於東省為第一行以顯陟將去州矣夫使繼君者  
知君所究心謹守其法無以臆見輕變易使諸豪猾  
不便於均田而圖壞之者若有憚而不敢也則斯碑  
之建誠不可已哉徐君名節山西臨汾人癸丑進士  
其為郡多善政以茲碑記均田也故不書

濟南新建許忠節公祠記

正德己卯宸濠反于江西許公以按察副使不屈死  
之今天子即位首詔褒錄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  
節官其子瑒世錦衣衛正千戶尋用廷臣議謂公死  
事尤烈再贈禮部尚書後兵部覈奏公為樂陵令時  
薊盜劉六齊彥明等起所至破城邑殺長吏勢熾甚  
諸省戒嚴辛未六月賊黨犯樂陵楊家店復從海豐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二  
寇縣境八月賊偽劉七擁衆二千騎突至縣南關餘黨以二千騎掠縣西黃家店當其時皆樂陵令身率所練壯勇出奇設伏大破之部諸弩士襲擊追射無不應弦踣斬首六十五級生縛其酋黨二十四人僉事兵備武定時賊劉六楊寡婦大舉攻利津急僉事親督郡兵往剿追及高苑斬首四十八級賊劫德平引兵趨救德平至楊二店遇賊與戰一鼓殲焉山東賊悉平計先後俘斬首虜二百三十有奇奪獲被鹵口數噐仗無算中功賞格宜追叙奏上 特命加廕其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聖朝表忠勸功恩渥備

矣休哉初公舉戊辰進士授知樂陵有功超拜山東僉事奉 璽書兵備武定賊平省兵備乃還分臬濟南復往巡遼陽及遷江西遂自遼陽過濟南携家還留固陵而身獨往蒞事蓋自筮仕宦山東且十載戊寅抵江西逾年難作余蚤歲聞諸父老談許公率其親所覩記不獨禦寇一事在樂陵興學造士平賦役息刁訟鉏悍翼懦救俗丕變先賊未至繕城濬隍教民戰守具甚備推誠待下與衆同甘苦故人樂效死開府武定郡縣貪吏望風遁去諸興革裁創軍民咸便率經久可施行簡卒乘募勇略選引強士訓習遠



射製連挺鬪械授攻擊止齊法卒用是勝土人至今  
習之稱長技焉治濟南政先仁恕務盡下情數平反  
冤獄絕口不言戰功或問之遜謝不對謙厚不伐如  
此其平居治行敦大體不愧古循吏至用兵料敵決  
勝神妙不測能以寡覆衆雖史籍所稱元戎宿將知  
兵法者不能過噫當濠未反也設公得專行其志如  
山東時必能先幾制變常使勝算在我濠中有憚不  
反江西可幸無事矣謀格幾失令束手俟變徒誓一  
死報國與倉皇無策窮蹙而死者等公之初志豈遽  
止此已邪樂陵先有生祠武定有破賊安民碑公既

歿樂陵武定遼陽思公不已又各相繼于其地立遺  
愛祠咸若曰公有大造吾土祀典所列法施民勞定  
國禦菑捍患公皆備之不以其死事江西云蓋語死事  
江西最著江西之人目擊其變故歎憤駭異惟死之重  
而才猷之蓄事功之素多置弗論語功烈山東最深  
山東之人身被其澤故哀思慕戀惟惠之懷而過化  
殊區歷世滋久益篤不忘夫各有所感也濟南山東  
會城舊有崇正祠祀 國朝名宦鄉賢通乎一省者  
公預矣嘉靖辛酉巡撫朱公某巡按劉公某始從士  
民之請立祠湖南書院西俾專祀公巡撫謝公某張



公某巡按吳公某繼至咸樂成之藩臬郡縣諸君子  
罔不胥贊祠有堂有廡有垣有坊几筵器具咸備且  
飭遺像凜然瞻謁悚惕伏臘饗獻耆庶悅懌祠既成  
濟南守魏公某走書幣請記其事惟公精忠大節人  
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儋也東人也特表其宦蹟勛  
勞著于山東者俾刻于石以告來世觀者跡公所能  
為考其所不及為益深有足悲焉嗟嗟一死豈公所  
難一節何足以盡公爰系之辭曰 蓀壁兮葯房繚  
衡若兮廡瓊芳神宇臨兮中洲凜英風兮滿堂絃瑟  
兮交鼓陳瑶羞兮酌清醑紛進拜兮延佇靈昭昭兮  
欲下乘風霆兮驟鸞螭撫劍佩兮光陸離睠夙游兮  
顧懷慰我人兮永思繫大造兮東土粵多歷兮年所  
歛去我兮安適嗟權分兮志沮惟慷慨兮成仁勵臣  
節兮終古泰山巖巖兮東海湯湯公名與高兮公澤  
與長神游八極兮耀景光來不可知兮去何方東人  
哀思兮曷能忘千秋享祀兮垂無疆

重修濟南府城隍廟記

粵稽載籍城隍之祀前古有之其秩在禮官為天下  
通祀寔自 聖朝始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六合詔  
定京都及天下城隍封爵其在各府曰鑒察威靈公



秩正二品衮冕九旒九章命翰林撰制詔頒之尋令  
 儒臣考正諸神位號止稱某府城隍之神 詔曰使  
 神聽命于天諸鬼神聽命于神庶權綱不紊也京都  
 城隍廟成山東諸省城隍之神序列廟門內然在諸  
 省第以府稱無以省冠者州縣各有專祀惟附郭不  
 更設濟南山東省會首郡也廟建自洪武初凡省臬  
 貴臣郡縣長貳諸執事始至一如令甲矢神曰所不  
 恪共神其殃之春秋有事山川社稷載其主合食于  
 壇水旱疫厲寇青則省臬大夫或撫巡命使輒督所  
 部叩禱惟謹蓋視它府禮式崇異矣按碑記廟經有  
 司脩葺者四自正德辛未逮今又五十年久漸圯敝  
 公帑告訕謙畏因循靡任厥事者規制大壞弗稱百  
 戶王永智鄉民孟詳輩二十有八爰始倡義協葺住  
 持王明倫白於諸司咸聽之且各捐俸為助 宗藩  
 特出帑金鄉大夫士民罔不樂輸翁贊乃庀材僦工  
 自正殿寢殿配殿兩廡大門二門鐘樓鼓樓香亭甬  
 道龕壁軒楹繪塑儀像齋宿庖厨諸所悉撤而新之  
 始嘉靖辛酉四月至明年某月告竣壯麗完美煥然  
 改觀過者懍惕儼乎若臨祝釐祈歲公私咸賴鄉進  
 士崔君元吉為狀其事屬余記之余嘗觀我 國家



所頒郡縣條章益祀典惟首事夫歲時走謁疇不躬  
覩敝陋乃縣曰廟額府祀也胡敢與府曰工役縣責  
也非可侵出內虞其叢毀動衆愆其賈怨胥諉胥戒  
苟倖遷代以俟來者噫天下事坐是而廢滋多矣彼  
其飭供具儲侍求稱監臨部使者意率單中人數千  
產不靳甚乃剥下自封戕虐顯殺未聞少自嫌畏此  
獨曰不敢何也閭巷之民一倡衆應非藉威令督迫  
之資庫不煩一錢官不徵一夫數十年之墜缺一舉  
振起無難者廢興存乎人哉海岱鉅邦百執事具列  
而政務首事自二三韋布底其成余嘉其志竊因有  
深慨焉乃為次其歲月俾刻石識之庶後之觀者有  
所倣也

新泰縣重建長清知縣武公祠記

新泰濟南小邑地僻且隘元時嘗廢縣設巡檢司尋  
復置縣 明興因之編戶二十有一里其設官有令  
丞簿史各一人儒學教諭一人訓導二人 國初戶  
口蕃殖庶務易集頗稱樂土百餘年來征科溢恒額  
或令代它郡邑出更繇重賦加派繁興又屬歲惡民  
流丁口寢耗逋負逾積率一歲租庸調額算當二萬  
五千餘緡所遺孱弱僅二千有奇雖人課百夫畝稅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  
十一  
一頃猶懼弗供誅責益亟死徙益衆公私匱竭至倉  
無石儲庫無銖蓄邑大困敕嘉靖丙辰邑人國子生  
孫述草疏屬鄉民馬伯通輩奏乞裁減縣治歸併里  
甲 詔下山東撫按議乃檄長清武公往勘之公至  
開誠布公廣詢博考俾人人各陳所見虛懷聽納乃  
履畝以營地之沃磽面覈以別戶之增約閱籍以酌  
賦之輕重繪圖以辨居之遠邇殫精畢力靡間宵晝  
浹旬而定其議邑里舊二十有一議併為五凡去里  
長之籍百有六十除亡逸五千餘丁檢荒田得就輕  
稅者一萬餘頃縣省丞一人簿一人學省訓導二人

供億奉入及諸輸辦銀差力差常費減十之七異時  
代徵溢派原出它郡邑者悉還其舊議上撫按為請  
于 朝皆報可於是邑人感武公之德俾縣治垂廢  
僅存民命垂絕復蘇寔有大造茲土也爰建生祠縣  
治前伏臘饗祀惟謹嘉靖甲子耆民某人等復為舊  
祠簡陋弗稱乃白於御史高公請改建許之別購地  
縣治之東為正堂三楹塑像其中東西庖序如堂之  
數重門弘邃繚以周垣規制視前大備祠既成孫國  
子與諸父老謁京邸屬余記余讀史傳所稱循良俎  
豆一方亦代有之大致吏其土民被澤深且久也按



新泰志 國朝縣令祠名宦僅二人重矣武公寔異  
縣長吏奉臺檄暫往區畫曾不越月別去非得人人  
煦而拊之乃其民親慕愛戴既久愈益不忘吏其土  
者靡得假焉不亦難乎夫晉陽保障惟損其戶數九  
江安業亦曰省掾吏閉督郵府內爾民所便苦古今  
豈殊也故權任可及疇非赤子一朝定議百世利之  
亦百世思之噫茲不可徵感孚之幾與邑新泰也所  
尸祝而報祀者長清令也後之吏新泰者過斯祠讀  
斯碑其惠利斯民而係之思反不長清令若也有不  
懍然內愧者乎是足以勸矣余因為記之武公名金  
直隸井陘人癸丑進士知長清三載治行為東省冠  
以憂歸長清有生祠遺愛碑紀德政尤詳服闋補河  
南新蔡縣徵入拜禮部主事今為吏部驗封郎中

王氏義莊記

太倉王氏本崑山人已割崑山支地屬太倉稱太倉  
王氏少司馬公倬之自南都歸也謂其子長君都事  
愔曰幸食先人餘澤甚厚雖然如吾宗人何吾與若  
視宗人有逖昵自吾先機宜公視即崑山族如我也  
寧惟崑山自司諫分水我也自即丘始興瑯琊江東  
我也吾安敢私先人食而坐是先人子困借令不以



時周卹朝夕糊餽粥不給雖夙夜必祀先人恐向隅而愾然我耶則吾何以灌而見先人然吾計之季子即多金一朝散予盡無留惠矣孰若蘇州義莊為世世周卹計多都事君度父意乃始捐千畝田為義莊莊之約曰人歲與米升如日之數䟽者三之二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盜者若干無夫不嫁者倍之行之四十年矣而田益瘠出實不半則後少司馬公季君忸已任也後司馬公出入戎行不暇經紀其事歲且捐米三百石予族人待馬而竟以中危法 詔獄於是乎呼二子大叅君世貞進士君世懋屬之可簡斥

瘠确益以膏腴為子孫百世計毋寧使人謂我先司馬澤涸自余令九里不得潤乎吾繼恃子繼而善母相忘也二君子歸視其瘠三百畝還都事君之子而益八百畝不易之地佐之總千五百畝矣更度田創義莊廣若干畝綽楔樹其前曰瑯琊義莊門曰王氏先德之祠祠五楹中祠即丘始興左偏司諫右偏機宜顏之曰尊始謂晉即丘子覽瑯琊始始興公導江左始宋左司諫縉分水始機宜文字夢聲崑山始也後為堂五楹曰錫徹以祠兩司馬公都事公為義莊始也歲召族人祠春秋臨之以尊而懲勸焉祠已而



燕敦睦也祠左為義學中三楹東五楹以居師而業  
王氏子弟逮鄉之貧子弟給筆札酒食試補勸駕之  
費焉右中屋三楹西五楹為義倉以益歲而弊出入  
皆畫自二君子成先德也殷子曰義莊范氏前未聞  
也其昉合族之義耶夫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  
而不殊至於賙賻承含皆有正焉先王之制禮也親  
以飲食始也夫務合族以為歡則念其所以為家矣  
視人之饑猶己饑之而况親骨肉之愛乎請循其本  
今以兩穉子爭搏黍慈母不特捽並私之也故昆弟  
之所分父母之所無也子孫之所分祖宗之所無也

其滌彌遠其無彌博九無而九族睦百無而百代通  
矣今世之雄大官享重祿長物委於私橐內子孫而  
外昆弟勃蹊諛語以為常即貿貿食嗟來食弗問者  
何限曾不知過者問焉必曰某某之宗人也某大夫  
之胤也顧不辱與且安在其為亢宗稱顯揚乎司馬  
公蓋不忍故一則曰崑山我一則曰分水我瑯琊江  
東我念姁姁相哺非久計而規長畫貽永澤者既如  
彼四君子引而濬之又如此世德相尋可不謂希焉  
無論異日兩司馬公佐國家之急侃侃立朝即所創  
義莊上承尊尊也下睦親親也樹永業利無窮也無



論二君子宣壘庸伐黼黼藻潤為一代鴻博之士稱  
首即所畫義莊可百世不渝矣蓋於兩司馬見仁孝  
之備於二君子見規模之審皆可為後法夫范相繼  
武姑蘇流聲王氏亦然三嬪五賢古今大義諒茲一  
揆後有覽者尚有味乎斯記矣

闕里重脩孔子廟碑記

隆慶己巳春山東巡撫都御史姜公廷頤親詣闕里  
觀孔廟頹敝初議營葺維時河道都御史翁公大立  
巡按御史周公詠咸相成之因斥金若干檄下所司  
鳩工庀材以繕厥事經始于閏六月二十二日至十

一月告成諸殿寢門廡堂閣齋亭爛然改觀其杏壇  
舊制則撤而更新增置石楹重簷櫺星門之外稍拓  
地紆迴其道以遠衢市蓋廟之制壯麗博敞稱完美  
矣衆謂宜有詞勒石以紀成功而屬之于余謹拜手  
稽首而言曰粵自鴻濛肇判聖喆挺生羲軒而降洎  
于姬公作者非一人矣迺孔子獨巋然為帝者師萬  
世無改豈直以其道德仁義包舉群聖金聲而玉振  
之執蓋群聖選于四海能以身建太平之烈然欲令  
萬世太平猶一日則不能也孔子雖屈于素王之位  
而六經刪定炳炳麟麟凡群聖相繼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咸舉而筆之於書使後聖有作皆可遵用其言以康乂宇內蓋自獲麟迄今二千年而三綱常明九法常叙華不沉溺于夷人不淪墜于物是孔子澤流後裔亡窮極也故孔子者萬世斯道之宗主也皇皇哉立言闡教之功與日月俱懸天壤共敝矣漢興以後世主咸知秩祀孔子而遵用其言以為治者尠故孔子之道其行于時也有顯有晦而王化相與為升降焉 國家稽古立極于崇奉孔子之典綦隆大備爰自九重之尊下逮里巷無不師事之又近而京都遠而蠻陬海徼無不有廟以隆其祀南面儼然埒于

王者春秋有事則籩簋尊俎之儀象勺干籥之器秩秩焉雖雖焉光耀無前是自昔事師之盛未有禮具樂和如斯者也抑非徒尊之而已我 祖宗開基續運咸表章聖經褒獎儒雅以文太平凡廟堂所以經緯大猷公卿大夫所以贊襄懿議以至閭胥族師之所教訓蕃夷武卒之所授習一唯聖人之言是崇是重當此之時上無疵制下無私學斌斌焉中正之軌立純白之化流霸習夷風不得而雜乎其間是孔子之道行于時亦未有昭融朗徹如斯者也故自前代治僅小康而一再傳後亂孽輒生今我 朝聖聖相



承休德宣暢純熙沕穆彌久彌敷二百年来君有垂  
衣致理之逸臣有守法奉公之誼士有崇質尚善之  
美民有含哺鼓腹之歡緇黃之蹊微於螢火夷夏之  
限嚴于冠履玄風丕洽雅頌聿興和氣醞釀瑞福交  
應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業在焉三代以還莫得  
而髣髴矣微夫崇道右儒為世儀則以登大化不亦  
竊乎恭惟我 皇上嗣膺寶曆首幸辟雍士林生色  
而又帷幄聽講大廷敷治游心儲思一以孔子為極  
其精神意氣風動景馳雖在遐方僻壤亦皆敬應不  
暇况乎闕里為孔子誕毓之鄉禮義教化所自出也

而廟貌弗飭觀望缺然其曷以祇若 主上之明德  
且非所為天下倡始也今諸公有事東土乃認認焉  
以作新為任工不閱歲而輪奐增賁神靈攸妥士儒  
衣儒冠揖讓其中升其階序恍乎如聞金石絲竹之  
音雖縉紳先生之徒來自遠方者亦就其家而覽觀禮  
器至於低回不能去信乎盛世之榮觀鴻士之令績也  
繼今聖教日廣帝載日融揆厥所元實自魯國開之  
則今日孔廟之脩豈惟衍 主上文明之治以率先  
海內其於 國家崇道右儒之盛將益光顯而太平  
駿烈永永不替矣於戲休哉余不佞謹記之以俟方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六  
來云是役也山東布政使姚一元陳瓚參政吳承燾  
參議潘允端按察使周世遠副使羅良鄒善黃璿僉  
事蹇達郭天祿徐炳兗州府知府張文淵同知何其  
賢通判許際可王民推官景嵩滋陽知縣王旋寧陽  
知縣秦吉士皆與有勞于法得並書而復系之以詩  
曰 昊穹生民厥有聖神體陰法陽宗主群倫於鑠  
宣尼道隆德博金玉其成時維木鐸六經刪定典訓  
燁然譬彼日月朗而行天流澤鴻龐以覺來裔萬祀  
宗之血食勿替巍巍喆王勃其有興迪茲令模大猷  
允升 皇明御寓維聖是式薄海之內廟貌有翼聖

道欽只皇風載昌文恬武嬉休有烈光瞻彼闕里孔  
子之宮崇墉廣舍靈氣鬱葱歷年滋多材朽朽蝕撫  
臣曰嗟惡可弗飭爰度爰咨爰興締構群工畢藝不  
日而就肆肆其筵奕奕其楹丹雘黼黻既穆且貞爰  
入其門爰躋其堂百官具陳金絲琅琅厥奠維何豆  
邊簠簋神之來臨既安且喜章甫莪莪縫掖翩翩威  
儀有楚載歌載絃人亦至止顧瞻徘徊於 帝報功  
焯乎大哉玄靈永輝萬年有造人文丕熾贊我皇道  
岱宗轟轟泗水湯湯琢詞貞珉並垂無疆

誥命碑陰記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二  
穆宗皇帝初登寶位以臣士儋夙侍 裕邸講讀自  
翰林院學士晉貳秩宗 賜誥命於是祖考鄉進士  
府君得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  
妣武氏贈淑人明年戊辰士儋擢陟禮卿掌詹事府  
事會 冊立東宮禮成 詔京官未滿考並給應得  
誥勅祖考再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祖妣贈夫人庚午士儋叨官內閣時北虜納款 上  
歸功輔臣賜陞廕有差既屢疏辭免未允因上章力  
辭廕子中書舍人之 恩請給先世 誥命 上許  
給誥命恩廕仍不允辭乃加贈祖考光祿大夫少保

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一品夫  
人辛未冬士儋引疾乞休疏四上蒙 恩許致仕馳  
驛以還仍命有司給歲夫月米稱優禮輔臣至意既  
歸焚黃告謁祖墓爰立豐碑刻 誥詞昭 聖恩示  
來裔臣士儋謹拜手稽首恭題其後惟我殷氏在武  
定世有隱德我曾祖考為蠡菴公始用禮經魁鄉薦  
歷官 德府審理正我祖考為蠡菴公季子成化庚  
子舉鄉試禮經第二人靈寶許襄毅公官山東按察  
司副使遣二子執經受業館下益大司徒莊敏公誥  
大學士文簡公讚也在太學四方從游者彌衆襄垣



劉公鳳儀以禮經約為文會亦遣二子來就學則大  
司馬文安公龍都御史夔也今濟南士凡治禮經問  
所從授受咸出先祖門人無它師先祖顧五試禮闈  
不第弘治丁巳謁選卒于京師先少保甫八齡無何  
祖妣亦棄養以故祖考生平著述遺文手澤散逸無  
存者士儋猶及見宗戚高年及鄉先達耆舊稱述先  
祖考天性孝友內外無間言抱經濟之猷不屑小試  
竟不獲一命而殂輿論惜之嗚呼詎意歿後七十年  
重沐 贈典至再至三 天語褒嘉闡揚潛德又皆  
出自 特畀不俟積歷考課之常 聖朝眷遇儒臣

思禮隆渥可謂極至九原有知亦足少慰哉士儋謏  
陋未能自效涓埃仰答萬一愧懼之私莫可云喻始  
我祖考之歿益貧不及請銘既荷 殊錫例有神道  
碑將乞諸當世名公而士儋蒙 恩休退夙期未果  
茲刻 綸音僭述行履梗槩與 恩數次第如右庶  
俾後世知慶澤有自焉

大學 誥命碑陰記

隆慶庚午士儋承乏內閣會北虜納款 上謂輔臣  
贊襄有勞特加恩賚陞廕有差臣士儋加少保改武  
英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尚書如故仍廕一子中書舍



人既連章懇辭 上溫旨褒諭不允乃再疏乞辭免  
恩廕子已有成命不允辭於是先曾祖考審理正府  
君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曾祖妣安人李氏加贈一品夫人府君始由  
永平訓導被遴選為 德莊王教授以講讀勞 憲  
廟賜勅命進階登仕佐郎及遷審理正 王奏上其  
績 孝廟再賜勅命進階承德郎曾祖妣有安人封  
推恩父母如例蓋殷氏世居武定入 國朝皆隱不  
仕其業儒登仕籍寔自審理府君始其受 誥勅贈  
封之典由府君迄今凡 制文二十有九首而教授

審理所得 兩勅命寔開其先辛未冬士儋蒙 恩  
致仕既焚黃祭告曾祖考妣墓次爰刻 誥詞于碑  
首揭二勅其上昭慶源所自垂示永久因具列府君  
履歷大略勒于碑陰府君蚤聞薛文清公復性之學  
立志以聖賢自期待舉景泰癸酉山東鄉試禮經第  
一人司訓永平教人先德行後文藝貧者輒賙以膏  
楮其地禮經失傳為擇諸生少年穎慧者數人俾改  
肄親為講授後皆以科貢顯是經至今不絕皆其傳  
也居德藩四十餘年啓沃匡翼一出于正國中政體  
儀則多所裁定至今守之壽八十有六卒 莊王親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為畫像製贊永平府舉入名宦祠武定州入鄉賢祠  
并春秋饗祀焉府君既葬濟南子孫遂占籍歷城士  
儋不肖猥以家學遭際 聖明叨列輔弼荷 上特  
恩寵延四世並登一品非我祖宗積德深厚慶澤流  
光曷以臻此哉後之子孫拜掃丘壠仰讀茲石其思  
世守先業惟忠惟孝庶無負 國恩無忝祖德云

雜著

識仁會約題辭

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非人也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心公而理得也所藏乎

身不恕非有我之私為累耶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莫非我也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  
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無我也此孔  
孟之心法程子默然而識之者也故曰學者須先識  
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存久  
則可奪舊習能體之而樂不患不能守也君子以文  
會友以友輔仁相與提撕警覺全此心之本體耳吾  
輩生聖賢之邦聞儒先之訓乃不知從事於心學自  
暴自棄孰甚焉僕誠固陋幸諸賢匡飭夾持勤攻吾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八  
三五  
闕共相砥礪必以聖人為可學使此心不至昏昧放  
逸諸賢之惠我也大矣若忽有事之功徒曰不須防  
檢不須窮索則吾豈敢亦非所望於諸賢也今不復  
別立科條但取儒先舊約申明之惟諸賢幸留意焉  
書思賢操古譜後

先大父贈宗伯公手書思賢操譜相傳自張文忠公  
養浩家得之蓋勝國時館閣虞揭諸君子所校定先  
大父是書迺成化甲午春正月錄距今且百年矣儋  
不能琴以先世手澤寶藏之間出示善琴者謂與今  
所傳者不合弗省也隆慶己巳夏儋病在告德平郭

子文彥携琴過訪語及是譜郭子取讀未竟瞿然曰  
其所授即此譜獨未諳其辭耳因為鼓一再行余隱  
几聽之字字脗合乃知今世俗所習蓋初譜又逸曲  
士各以胷臆附會轉相踵襲故辭旨猥鄙音響繁雜  
殊乏古雅冲澹意世無具耳者莫覺其非無怪也郭  
子將歸請錄副本公諸同好余不敢秘因書此紀歲  
月付之先大父弱冠以明經魁鄉薦文章行誼無愧  
古人竟未仕卒後七十年始贈今官凡先世遺書  
筆記遭家中落散亡殆盡是譜幸獨完豈意既百年  
復有知而好者噫通塞顯晦信有數哉三復茲編愴



馬興感

汪氏三子字辭

汪太史振宗有三丈夫子宏凱宏裕宏謨將次第舉  
冠事使問字於余余辭謝不敏既不獲命則為稽名  
定義製字命之按說文凱樂也裕有餘也謨謀也夫  
樂而和斯樂得其道矣故字宏凱曰懋和有餘而不  
自足謙之所以受益也故字宏裕曰懋謙謀必以忠  
信則誠意感通言可底績矣故字宏謨曰懋孚命已  
乃援古冠禮賓祝之遺意進諸子而申之以辭曰  
冠則有字式敬厥名禮儀既備嘉事載成昭告爾辭

顧謨有徵永受保之無忝所生凱訓伊何云樂且康  
景風煦育品物咸章強教親民說懌無疆去厲即順  
化異致祥道達可繇匪和孰減凱其懋哉余茲勿忘  
罔俾蒼舒美專有唐裕惟饒益亦曰盈餘受益以損  
持盈貴虛大積如覆盛德若愚鄙夫自多寡陋日趨  
順理惠迪惟謙以居裕其懋哉爾無我迂好問得師  
吾聞於書謀畫為謨嘉猷是陳厥交罔孚奚取其諄  
於野則獲衷其未純信而後言道合益親內告外順  
良顯惟臣謨其懋哉爰省爾身立誠脩辭請識諸紳  
告爾諸子慎脩罔愆道有似是厥習易遷流蕩踰節



金華山房稿 卷之二  
二十七  
迺和之偏見義不勇曰懦匪謙詭遇希合乎豈其然  
毫髮千里厥幾孔嚴辨析維精持守必堅詩言禮立  
過庭有傳倡墳和箎棣萼既聯華胤嶷質彊力富年  
日邁月征人十已千各敬爾身元吉其旋承天之祐  
奕德丕延史氏致祝告之醮筵循名責實庶幾常弦  
書葉母還金傳後

語云利令知昏言哲人猶難之也予觀葉母何其識  
之遠乎世所稱丈夫名能辨道義卒遇貨利不恥沒  
於非分此其賢不肖不可同日論矣夫葉子以才顯  
直禁密獲表揚其親不失令名亦可謂善承其志也

方葉母得遺不居有所酬弗內豈嘗有意天之報施  
哉積仁潔行其子卒享之命以義也夫

戊辰館選公宴致語

伏以鈞衡贊化當朝推燮理之勲館閣儲英多士賴  
陶鎔之德雲龍風虎幸逢千載昌期金馬石渠信極  
一時妙選宴需雲而合萃連泰茹以同升昭代彞章  
斯文盛會恭惟內閣元老相公道隆王佐學本 帝  
師扶義馭于丹霄施整頓乾坤之手幹代樞于紫極  
樹經綸社稷之功 天子倚為股肱腹心學者仰如  
泰山北斗三台燦燦明良交慶於廟堂八柱巍巍夷



夏騰歡於寰寓固金甌和玉燭鼎調傳說益梅沛甘  
雨布和風門種狄公桃李茲際九五龍飛之運適  
當三千鯤躍之期祇奉欽俞特精掄擇合四百人  
而考其行誼不專藻繪詞華得三十士以獻于聖  
明總是珪璋瑚璉儲之中秘讀生平未及見之書責  
以全材待將來大有為之任卜云其吉弘開燕喜賓  
筵惠然肯來同集上清真境蓬山地勝駉鸞跨鶴共  
登瀛鰲禁班高出類超群齊入彀翰墨林圖書府樂  
觀文物雍容芸香閣白玉堂喜見風光晻靄簪纓濟  
濟追隨班馬之儔黼烏翩翩接迹夔龍之武涼飈薦  
爽瓊宇秋清瑞日浮烟絳帷春暖德星聚彩祥躔遙  
燭紫微垣黎火分輝盛事永傳青瑣闥縉紳榮遇冠  
蓋竒逢學海文林羨此日淵源師友旂常鼎禹看他  
年柱石功勳某等忝列伶工獲瞻華集敢陳輿頌上  
對台階

鄉試策問

問聖王立國必重圖籍之儲周官小吏外史所掌春  
秋士大夫所傳述尚矣自漢書志藝文隋唐宋史因  
之其稱古今載籍廢興及訪購貯藏繕錄校讐儒碩  
之纂輯誼辟之討論至詳備也可得而悉數之歟夫



七畧四部種目代殊禁中外府典司各異石渠虎觀  
疇嗣其令猷集賢崇文孰窺其要領其學術事功亦  
有得失可指歟嘉則殿所收至三十七萬卷何以裒  
集特富太平御覽所引猶一千六百九十種何遂散  
逸靡存乃語斯文之盛者顧在此不在彼是必有說  
也我朝稽古右文雅重經籍太祖成祖及我  
皇上所以表章闡繹崇嚴珍護之制盡善極備矣雖  
天府秘藏未獲徧觀盡識然著之典章播之宸  
翰拳拳億萬年永久之計昭示中外固爾諸士所嘗  
服膺誦法也願相與敷揚之并述可仰裨萬一者以

獻

問將者三軍之司命將帥協和則同心共濟克敵制  
勝無難矣稽古名臣揚鴻休垂令名曷嘗不以雍睦  
有容謙退不代為美哉縣上治兵諸臣讓善國人大  
和數世賴之于鞏之後振旅後入三帥辭勞皆君子  
所亟稱也此不可為將帥之法歟乃若交驩深結共  
成安劉之功釋憾定交並著中興之績身為大將未  
嘗專誅閫外非不知致法監軍足以明威也北地悉  
平上狀不述已功非不知降服羗虜無嫌自伐也章  
敬之邀輕身以赴軍容何坦然不疑乎淮蔡之入橐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三十一  
韃而候宰相何歎然自詘乎權然相得願比汾陽臨  
淮矣其子諱之豈無所怨惡者未深信歟志在恢復  
史方諸葛武侯矣或者議之豈開誠布公者猶有歎  
歟是皆史傳所顯著人品姑置弗論其識量所至可  
歷指而備言歟夫任將者常欲鼓其氣使展布耳槩  
責以雍容謙退得無不可歟豈任將與將之自處者  
異歟古者群后德讓百僚師師同寅協恭不獨將帥  
之責也諸士將出而任天下事矣請以所見著于篇  
庶且有勸勵焉

擬武舉策問

問八陣之法始于握奇而推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  
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或以天地  
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  
八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旗風雲為旛龍虎  
鳥蛇為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為定陣而配八卦之  
名其於握奇之旨果有得乎否與或又謂天衡地軸  
自可當八陣之半或又謂定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  
變者為奇其說亦有所據與今觀魚復壘石與握奇  
隊數既已不同而黃帝太公孫吳所舉陣法名亦各  
異它如六花陣九陣十二陣云者其旨何以相通與



李筌之圖說裴緒之新令豈無得失可言與古之人  
精于陣法著有成績者不少也亦可歷指其人與夫  
士貴訓練兵尚節制陣法固將之所以究心也請畢  
其說勿徒曰善師者不陣

問孫武兵法談兵者所祖也史籍所載昔人從違得  
失班班有據矣宋張預氏擇古良將自太公而下迄  
于五季得百人集其傳成一書各以武兵法題其後  
次以行事合之參校其得失不知其書於孫子亦有  
所發明與其所選擇裒輯果盡善無遺逸與近代有  
倣其例為續傳者自五季至元又四十人視預所集

亦能無遺憾否與春秋之際列國用兵如長勺之戰  
城濮之師鳶韞之歸曲梁之戮鷄父之敗鄢陵之後  
滅庸之計入郢之謀其間議論節制後世傳誦焉預  
書曾不及之何也豈以與武時相先後無所祖述者  
與今試舉其事校之其所以合于武者亦畧可指與  
先儒謂左氏蓋知兵法者人固有好讀左氏稱名將  
者則左氏所紀諸賢豈可置而不論乎夫取法乎上  
僅得乎中尚友千古乃所願學者誰也試盡言之以  
觀效用之志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終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陞世忠校正

紹興孫 綜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徵 同訂

墓誌

明封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吉公墓誌銘

吉公筮仕河州守陟長史相 趙鄭兩大藩階大夫

矣其曰文林郎監察御史從子封重 恩命也公為



鄭府長史時 鄭王上書 世宗皇帝言脩德講學  
斥異端止營建諸事長史寔贊成之既 王以觸廢  
并奪長史官歸越數歲公之子中丞澄以御史奏最  
疏乞移封 詔乃許如子秩益特數云余雅善中丞  
稔其世中丞之子大同又以僉憲開府吾郡有善政  
以故公歿僉憲致中丞書請誌公墓按劉憲副贊狀  
云公諱陳字萬言別號柳東其先開州榆林里人  
國初有曰惟善者徵賢良文學不就以五經授徒郡  
中郡誌稱龍德而隱今從祀鄉賢祠數傳至貴貴生  
寬寬生宣宣生倫號樂素公配張氏則公考妣也吉

自徵士後世隱農畝至樂素始以高義聞生五男子  
公及弟陽遂用儒顯陽登正德丙子鄉試授知秦州  
終臨洮府同知公登正德己卯鄉試昆弟一時文學  
行誼相等又並領邊郡著循良績號二難焉公之守  
河其地軍為民患公因事稍稍懲之又為條誠摘不  
逞者數人寘諸理民賴安堵州壤接鎮番通茶馬市  
主者稍弛輒譟呼不法急之且生變公召諸番酋與  
約曰犒賞吾視若直苟犯約不若貸也於是諸番咸  
戢戢服終公守河莫敢譁矣河有水磴千餘歲賦之  
贏即儉取猶千金官率視為例公曰祿外之入舉賊



也奚其例竟不私一錢它如修河橋黜淫祠興學造  
士善政不可殫述去之日河民思之請祀諸名宦祠  
至家繪一像故事惟謹語具河州志中自河州擢趙  
府長史 趙王賢雅知公公所啓禮有司正風俗諸  
事 王令刊布俾國人矜式已丁內艱 王䟽于  
朝請無補長史缺必待吉某其見重如此公既坐鄭  
退居惟引咎責躬布巾野服闢小齋蓄經史日游息  
其中靜對晏如也及受 勅封乃具冠服望 闕謝  
自謂輔導無狀賴 聖明薄責不自意復叨多繡温  
綸之榮甚幸惟念 鄭王無罪久廢國未復老臣死

且不瞑耳公卒後逾年 聖天子即位遵 先帝遺  
詔復 鄭王諸以言獲罪之臣次第召録惜公不及  
見之初中丞尹洛川拜御史按晉按陝按閩歷右僉  
都御史巡撫遼陽公每貽書勉其精白乃心勿曠厥  
職僉憲始授行人奉使關陝間道歸謁公輒訝曰爾  
奉 簡書為 天子布睦族之典奈何歸執趣行勿  
留又嘗以清慎勤恪行為庭訓遺之故奕世守其家  
法官跡所至卓然稱賢有自也公廉儉出天性未仕  
時州守高其行有富民罹法守欲藉以賙公索一刺  
為解公竟不與守愈益敬慕之喜甘澹泊食無兼味



衣無重采居河始製一褐且十年所時時令太孺人  
補綴衣之且曰勿以煩諸女婦令厭棄也中丞自遼  
陽解官歸公獨喜曰吾家三世享國恩居嘗有盛  
滿之懼好退為福庶免為造物者所忌矣其高識多  
類此嘉靖丙寅秋僉憲為刑部員外郎居京師公既  
病日念之恐不復見無何有山東之命得便覲省若  
天幸然公竟以是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卒距生成化  
某年某月某日享壽八十有六公行履端潔終始一  
致無愧古人狀稱公守郡廉平有召杜之愛相兩藩  
忠懇不負所學有董賈之節歸而里居表正鄉閭有

王彥方之誼教子若孫篤行醇謹以文獻世其家有  
萬石君之風咸實紀云配劉氏以中丞貴封太孺人  
有令德子男一即中丞娶張氏先卒贈孺人繼娶李  
氏封孺人女五長適張潛次適監生胡應名次適徐  
案餘俱殤孫男一即僉憲張孺人出娶王氏孫女一  
側室劉出許聘張國子童蒙子某曾孫男一鳴治聘  
晁吉士東吳女曾孫女二一適庠生王法堯一適段  
欽咸宦族中丞卜隆慶元年某月某日葬公某里某  
地余為之銘銘曰於赫華胤自周吉甫徵君儒宗  
肇茲來許二難崛興蜚英天府偕綰郡符揚光西土



河湟去思有碑有祠兩佐大藩以忠受知廢匪其辜  
旋拜寵馳愠喜靡形兢兢是持教子若孫世濟厥美  
秉憲鎮綏祇服訓軌優游林泉左右圖史全德令猷  
眉壽繁祉五福備膺存順沒寧先民矩矱後學儀刑  
綿綿餘慶垂及雲仍佳城永安無泐斯銘

誥贈中憲大夫順德府知府李公合葬墓誌銘

李公歿于嘉靖改元五月二日墓在濟南郡城西北  
馬鞍山之東陽蓋元配郭氏祔矣後四十有八年為  
隆慶己巳閏六月五日繼室太恭人張氏卒啓壙合  
窆禮也其子于鱗介書告余曰嗟先大夫遠矣傷哉

貌諸遺孤太恭人實立之乃今致大誼地下夫有美  
而弗傳孤用大懼敢聞諸下執事余通家子也謹次  
所述略志曰李公諱寶字來貢其先長清人曾祖思  
道生祖禎始徙歷城龍山鎮父曰端端少孤奉母再  
徙郡西門貧不自給則往會博徒一擲箕錢數萬遂  
為西門大賈矣以令里中少年里中少年改業遊之者  
亦無不千金賈也又好施予多以金振貧乏給喪葬郡子弟  
德而貌祠之至今有伏臘焉母楊氏寔生李公李公  
倣儻負奇氣蚤由郡諸生入貲為 德懿王典膳初  
謁選如京屬歲饑行河間道中逆旅有腊人而羨者



目公喟喟有謀公為弗聞也者而宿之得間逸以免  
識者多其有智典膳凡二十年率引告不事事日惟  
從客浩歌放飲能當上客四十人人酌之巨觥竟坐  
不醉 王每朝會典膳職上食則謂其僚吾酒後吐  
氣勃勃觸人安能屏息恭鞫跽起 王者前也蓋曳  
裾而隱者焉父端卒時所遺子錢券盈篋齒且萬金  
則盡焚棄曰金自我捐之無恨安用懷方尺救楮俾  
里閭父老慙而亡避我乎其長者又如此然竟坐貧  
更以酒剝產饗之也則益貧生三十六歲歿矣先娶  
郭蚤卒郭父曰彥能有卓行未杖飲于鄉太恭人校

尉平女年十六為李公繼室即善撫郭二子二子忘  
其母郭也比公卒則太恭人有三子顧其年二十八  
歲爾即自稱未亡人奉姑鞠子拮据鞅掌百爾荼毒  
甘之如飴矢節不以窘奪君子以為難于鱗既成進  
士官比部守順德太恭人皆迎就祿養及副使提學  
陝西太恭人以孫駒婚不往自陝西請告家食且十  
載隆慶改元用廷臣會薦起為浙江副使陞叅政太  
恭人又以徐恭人新喪不往也河南按察使 命下  
于鱗彊請行而太恭人亦自念老矣無得幾見子從  
之抵汴四閱月一夕暴注卒于鱗得身奉永訣舍歛



如禮一時臺省僚友奔走弔奠儀文甚設人謂太恭  
人大節厚終天實默祐之信然哉太恭人性儉素顧  
亦好施所欲不言有無即不欲快快不恤也處家斬  
斬恭人雖貴嚴之初以比部奏最受 勅封太安人  
既順德奏最受 誥如今封而公累贈若子秩兩制  
咸美舜云公五子登龍娶劉氏王氏躍龍未娶郭出  
于鱗攀龍也娶徐氏封恭人妾蔡氏盧氏化龍娶劉  
氏成龍娶李氏俱太恭人出孫男七杜娶王氏吳氏  
檀娶盧氏登龍子駒娶曹氏馬氏知州應奎女采早  
殤馴聘許氏長史邦才女于鱗子東娶汝氏駱娶趙

氏成龍子孫女一適艾芹與駒采恭人出馴盧出曾  
孫五曰鴻仁鴻儀鴻儒駒子曰世懋東子曰世德駱  
子曾孫女七檀四人駒東駱各一人所締姻咸名家  
夫天道豈不著哉靡隱弗彰靡德弗酬李公即游于  
酒人乎然能折萬金券責棄之斯足有于鱗矣矧太  
恭人五十年大節錚錚于白日哉于鱗文章政績重  
于當世其顯親流譽遠矣豈謂子能五鼎昨云爾太  
恭人生某年月日壽七十有四合葬以某年某月某  
日銘曰 曷賦之奇兮而畜其年百罹無悔兮大節  
以全茂啓偉哲兮令聞日宣流祚弘衍兮既定之天



崇岡環護其陽則阡坎而三筵我於乎銘焉

陝西西安府知府洪公墓誌銘

嘉靖丁巳春二月壬寅公以西安知府卒于位距生正德戊辰九月丁亥年僅五十蒞府事八閱月耳關中人無貴賤長少咸若喪考妣相扶携臨哭柩前日數萬計或設主聚哭郡治外又竟月不止於是父老子弟白當道祠公學宮諸名宦間郡舊有遺愛祠顯祀前守余公子俊秦公紘者僉又謂公治行視二守無媿因並祀焉西安號難治地震後上下益困公銳意煦拊不憚劬瘁弔死振孤繕圯完敝即米鹽細務

率親省視朝夕聽斷隨至剖決無滯恒廢寢食故未久感人深若此然亦坐是病殞禮謂以死勤事信哉初公第甲辰進士筮仕秀水令秀俗巧偽滋甚民多析戶寄產覲輕絲賦公至悉令自䟽歸併不旬日邑豪自詣首幾千人計歸正詭射花分田十五萬餘畝積弊一清會歲饑有司方請賑公曰請而賑是含口待哺也賑而後聞罪在長吏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無憾即糞帑廩急給之民賴存焉無算兩浙舉課最稱第一丁外艱歸秀人刻石頌德為去思碑三令冢宰吳公鵬前給事中沈公伯咸沈公謚寔為之記服



金壇山房稿卷之九  
關補任金壇尋陞戶部廣東司主事督昌平芻餉時  
畿輔新創虜變貴帥用事客兵悍甚部使者至見侵  
侮公出納有度兵民咸便相戒歛戢甲寅陞本部陝  
西司署郎中分治花馬池地既絕徼益多積蠹公治  
一如昌平時聲用大著會當路有忌公者推補平涼  
知府 命下中外愕然不平未幾忌者去迺改西安  
故事守臣既除未履任無驟改者公之西安人不以  
為異蓋才望素孚云公儀幹脩整深沉有大畧倉卒  
應變動中繁會或賓客雜坐言款酬接無間䟽戚人  
人自以為見厚下至里曲童隸問昧勤至亦畢得其

懽心即有所銜蓄不輒發或愈益親人終不覺其不  
懽也時方傾嚮謂顯重可立致迺竟止西安守蓋識  
與不識咸痛惜之始公為邑以憂去居戶部幾五載  
皆奉 命駐邊不獲如期考績嘗以親不逮思為恨  
及遷西安具䟽乞請 上命給之於是公父淮始得  
贈承德郎戶部陝西司署郎中事主事嫡母張氏生  
母朱氏並得贈安人公元配劉氏繼室王氏皆贈如  
例錫之 勅命報至公歿已三日亦竟不及見也嗚  
呼傷哉公諱遇字伯時號華野洪氏上世遠莫考  
國初有諱敬先者始自燕京抵歷城堰鎮家焉敬先



生曇曇生秀皆不仕富甲一鄉稱大姓秀即贈君父  
字朝北嘗為太學生又為義官有隱德張安人為都  
御史禹女朱亦令族公與兄進遠咸朱出曰遠者異  
母弟也公子一曰一謨今為郡諸生出劉氏女二出  
側室祁氏一謨娶金氏蘇州守前監察御史城女繼  
周氏元氏令居魯女孫女一周出一謨奉公柩歸自  
關中卜以其年十一月乙卯葬公華不注山北祖塋  
次啓二母柩合窆禮也迺持劉國子應龍狀請余為  
銘余舉于鄉得與公為同年友又嘗締姻好辱知最  
深義不得辭乃掇其歷宦大節表表著見者叙次其  
事俟傳循吏者采焉銘曰 越有碑兮繹思不忘秦  
有祠兮享祀無疆厥施未究兮令聞愈彰宜福爾後  
兮奕世其昌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郝公墓誌銘

公諱銘字汝西別號溫泉其先山西交城人遠祖輔  
仕元冀寧路長官 國朝有曰鳳舉者為長蘆運判  
公曾大父也大父旺不仕父文達以公貴贈監察御  
史弘治中始自交城占籍蔚州生四子公最少弱冠  
游郡庠有文聲嘉靖乙酉舉山西鄉試筮仕衡水知  
縣衡水小邑凋敝公至約已脩廢植孱抑梗力振起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之屬歲惡民流賦多積逋自出奉金為民代輸流徙  
漸復有郎姓者疑獄久不決監司檄公公私心籲天  
卒得其狀當道署考謂見利若晚決獄如神以才宜  
繁劇薦知任丘縣任丘多望族中貴人禁衛士依城  
社橫不可問時文康李公柄貴宦其地者率曲事之  
公直已行法一如衡水之治無所阿縱文康愈益重  
公亟稱其賢豪宗巨猾相戒歛戢莫敢干以私者歲  
己亥 天子南巡郡縣長吏多坐共具弗豫誅譴時  
公協濟靜海費省而事集獨為諸縣先賢聲愈益著  
庚子徵入為福建道御史邑人立碑紀德政識去思

語載聞人博士德行所為記中為御史首論武定侯  
郭勛不法事勛竟下獄死當是時勛怙寵驕僭士大  
夫稍迤其意禍輒叵測公起邊徼又始進靡所附藉  
抗言直指遂折大姦中外歡頌稱 國家之福焉癸  
卯奉 命巡山海關以諸夷患切肘腋允繕備飭武  
罔不悉心區畫逮今賴之甲辰巡按滇南遐荒夷俗  
獷悍易為變公推誠鎮靜遠人懷服會霑益不寧境  
內騷動公至宣布德威旋亦底靖比代請告歸蔚遂  
絕意仕進屏紛郤埽日惟課子經術它玩好一無所  
嗜處鄉人無少長與鈞禮人亦咸敬重之蔚值歲稔



殍骼載道公捐已貲掩之無暴露者遠邇誦義謂公世美之盛實厚德之報云公生弘治乙酉八月二十日卒嘉靖癸亥八月十九日壽七十有五元配王氏蚤卒贈孺人無子繼李氏封孺人生二子本郡庠生娶楊氏杰丙辰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娶吳氏女三適白鎰甄紹祖庠生胡璉指揮使孫男七本之子曰蒲曰洲曰汾曰洵杰之子曰濂曰洛曰洙女四一本出餘皆杰出始杰為行人使晉楚便道省公惟諄諄以盡職效忠為訓及出按貴州滇貴比壤公按滇所經履稔知其便苦復指授憲體所宜甚備杰奉教以

往抵貴州甫二旬所聞公訃遂奔歸本竟以哭公過哀後公未逾月亦卒杰卜甲子春月日塋公祖兆乃奉貴州副使王公壁所述狀乞誌其墓杰余校藝禮闈所取士也恪慎有識繼公居臺中夙采茂著時論所器重余未及識公觀其子之賢知所由來遠矣王郝世姻且亂年同業狀稱公厚重簡默不事表暴終日危坐無惰容與人接怡然可親至非義凜不可犯因可想見公之為人夫仕無論崇卑要之行其志耳如郝公者出為循吏治行可紀述入為名御史危言抗節所至風紀凜然民蒙其福且恬于利祿盛年勇



退雖史傳所稱古君子出處之善何間然哉為叙而誌之系以辭曰蔚郝始遷從太原維公奮迹濬厥源薦冠繡斧乘輜軒奕代嗣美昌以蕃式穀遠詒德茂存妥靈幽宅歸化元史志墓石載以言子孫干禩永勿諼

中憲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李

公墓誌銘

嘉靖初文治恬熙群良彙進于時仕于中朝者有八才子稱中麓李公其一也公以隆慶二年二月望日卒于家嗣子幼弱里中無賴稍稍齟齬之而一二有

司復持之急以故不克襄事者數年至是始議以壬申某月日塋公綠原村祖塋前期嗣子持狀來請銘余曰公吾邦之良也矧頗悉其行事銘惡可辭按狀公名開先字伯華中麓其別號也先本伯陽之裔居隴西者最著其後始自隴西徙長城嶺又自長城嶺徙綠原村于是遂為章丘人數傳有名子瞻者公曾大父也子瞻生聰皆邑諸生聰生淳正德庚午舉于鄉娶于王而生公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員外郎王累封太宜人公以毛詩舉嘉靖戊子山東鄉試第二人明年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久之



調吏部考功歷稽勲驗封員外郎郎中已又改司文  
選尋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無何罷歸蓋家  
居者二十一年而卒公生而卓犖穎異七歲善屬文  
讀書一見輒成誦而又即知聲律吟咏之學稍長補  
博士弟子員里中有繇役苦公公自言于令令面試  
大奇之為復其家于是齊魯章縫之士咸喑喑推轂  
李生矣未幾贈公捐館舍公哀毀盡禮已又喪其祖  
母某公持服如贈公鄉人稱之服除遂連舉進士嘗  
運餉金詣寧夏當是時關中有兩太史康公海王公  
九思家在武功鄠杜之間公業聞兩公名及使還過

訪之此兩公者居以才自雄睥睨一世乃見公獨懽  
然相得為留數日始別復移書唐太宰薦之抵家以  
疾在告者踰年始授戶部主事戶部為金穀劇曹而  
公所督太倉粟時尚有中貴人監之公不執不練委  
曲調停無撓法焉復奉命出理徐州倉頃之以望  
調吏部為太宰汪公鉉所器重故任吏部者率矜厓  
岸高自標致扃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相接以示尊  
倨公顧數與諸交游以詩文相賡和暇則浮白對奕  
談笑竟日而無廢事卒之人莫敢干以私而稱吏部  
能謝絕請謁亦卒無踰公者公既負才氣居銓衡要



路素伉直不善事權貴人而諸僥倖見抑者又日媒  
蘖之時柄臣銜公不附已遣邏卒廉公陰事久之無  
所得終不釋公至是蓋已遷太常矣會 九廟災公  
例上䟽自陳竟中以他事令公歸歸時年才四十耳  
居六歲而配張宜人又卒六歲而太宜人卒公哀毀  
彌甚每哭輒撫棺號曰天乎乃不令母見開先舉子  
耶蓋遲遲者越八年始葬焉公故嘗病脾間歲作不  
至劇丁卯秋乃大作踰年竟不起距生于弘治壬戌  
八月二十八日凡六十有八歲配張氏即先公卒者  
繼王氏齊東人咸有懿行可稱述嗣子名春塢娶康

氏太守迪吉女公少博學彊記有大志所與交皆當  
世知名士以意氣相許遇事籌畫剖析多出人意表  
往 先皇帝幸承天嘗命少傅翟公巡九邊云翟公  
議自遼東始業已行矣公獨請問謂曰公 國家重  
臣也 主上所倚任京師密邇當路塞藩籬卑弱虜  
颺迅可至今車駕在江漢公奈何復遠去京師令緩  
急不相及乎公往宜自宣大此聲實相副萬全之畫  
也翟公矍然悔失計拊手謝曰老詩不任事微君幸  
教幾失之卒改行如公策公之慷慨知大計皆此類  
也嗚呼以彼其才假令秉筦鑰之寄所建豎必且掀



揭可觀乃于方壯之年竟一蹶不復起雖致位卿貳  
稍稱通顯矣然實未究厥施也昔人論馮唐李廣有  
不逢時之嘆乃先皇帝長馭遠攬臣下一言稱旨  
即不次待以卿相可謂有時而公卒擯棄不偶以死  
此又何說也比先皇帝上賓公聞之躡踊幾絕意  
若無復有知己者公之情見矣公自罷歸稍益充拓  
舊學與荆川唐公念菴羅公約為天台鴈蕩之遊值  
喪其內子不果行既而嘆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吾直  
巖居而川觀耳乃闢亭館招致四方賓客時時以其  
抑鬱不平之狀發之于詩尤好為金元樂府不經思

索頃刻千餘言酒酣與諸賓客倚歌相和怡然樂也  
以是公之長篇短調幾徧海內而名亦隨之人或以  
靡曼謂公者公不顧嗚呼古賢智之士抱琬琰而就  
煨塵者或傍山而吟或被髮而嘯或鹿裘帶索而歌  
要之其中皆有所負而未庸故緣此以自洩而世以  
恒度測之遠矣若公者毋亦有所負而欲洩也歟良  
可悲已所著有閒居集十二卷雜集二十一種行于  
世系之以銘曰 綉江之濱章丘是營誕此哲人維  
公以生譬彼韞玉為圭為璜僉曰良哉天衢而亨胡  
然中塌挂冠遺榮綉江清漪可以濯纓以觴以咏以



怡我情千里伏櫪向風則鳴天地一嘯泰山為輕古  
亦有言人貌榮名彼巧宦者四至九卿公豈不達適  
駿有聲鬱鬱芊芊美矣佳城閔彼無疆視此勒銘

誥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槃軒呂公配

宜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槃軒呂公諱鉞廷威其字濟南陽信人也先本四嶽  
之裔其後有十公者于公為高祖十公生曾祖弘德  
弘德生祖思英思英生父邕皆孝弟力田潛德不仕  
呂蓋至公兄弟始大云公有兩兄長曰謙前母史夫  
人出而公母曰宋夫人生子憲選入掖庭官至某監

太監最後乃生公公生而魁岸不群慷慨善議論望  
之豪士也見時受書里塾師通大義不樂棄去得孫  
吳諸兵家言讀之好焉學騎射復精騎射時時嘆曰  
丈夫當鵬冠而顯耳安能兀兀下帷為經生語也嘗  
從甯中丞李將軍軍有功兄憲當 武廟時既貴乃  
特用清諒忠謹著聞諸貴璫為弟姪乞恩澤有至都  
督封伯爵者憲終無所言而公以故從軍功始拜錦  
衣千戶薄矣然士大夫顧以此多之憲鎮守湖廣有  
詔令公參侍公性孝友兄愛之每食非公在不甘也  
寧庶人有異志多行金錢諸權貴陰相結鎮守獨拒



不納及庶人敗謀主有亡命武當者鎮守又立捕得之而江彬攘為己功且譖于上衆皆危之會公請事行在所即昌言辯其寃狀事乃解世宗即位雅知憲賢貴之至命守備南京委遇無替其實皆公成之也乃公方正有矩度處交游即言咲無所苟士大夫多禮重之絕不為豪侈態見一切世俗玩好輒曰此豈王謝家物耶急持去毋溷乃公為也服食第宅無改故田家時至周貧恤困則如不及姻族空乏者多待公舉火焉有陳教諭者歿貧不能棺公授之棺中丞毛公暴卒公有所自置美槨立移予之隣人

賈孺垣于公或曰垣兩家共之何言賈也公憐其貧竟予直而立焚其券公之慕義急人皆此類也宜人姓劉氏處士允季女也允有男女子七人顧獨鍾愛宜人難其配竟以歸公及宜人貴盛諸同產果多賴焉類先識之宜人端默慈祥平居未嘗為評語治家刻厲即敝帚不得棄雖膺冠帔業駸駸盛矣尤常衣故敝衣至于奉賓祭卹宗戚則又驩然無所恡也公有所行必與宜人謀宜人輒逆策事當否往往發公意所未及公雅敬重之當公之居允所也念父母春秋高留宜人侍之宜人孝甘毳寒燠無不當父母意



父母咸喜如公在側而公又歲時歸省為道兄起居狀父母咸又喜忘兄之不在側也年皆至八十餘宜人有二子出其季以後仲兄伯兄早歿則謂公曰在  
原之義謂何撫其孤皆底于成立兩兄得公以濟然贊之者宜人也公教二子嚴大都主禋身尚行不及  
生產仕進而宜人則日篝燈相對至夜分乃罷及二子仕宦尤數數勉之曰毋黷貨墮爾家聲也若此者  
世所稱偕德者非耶按察君成進士以試都水使者常迎養公暨宜人未幾公以辛亥八月二十五日捐  
賓客按察君解官持服迨後擢陝西僉臬猶得奉宜

人而西會以調入晉而次子宜君丞自免歸宜人因留不行居無何卒于家蓋辛酉十月二十一日也公  
卒六年始贈某部主事又某年而為奉政大夫宜人  
之生也固已封太安人乃又贈宜人云公生成化壬寅正月十二日年七十孺人生成化庚子十一月二  
十七日年八十有二蓋公少宜人二歲而宜人後公卒者十年皆遐筭也子三長廕即按察君登丁未進  
士官至四川僉事娶張氏繼張氏皆封安人次廕即宜君丞所為仲兄後者也娶屠氏繼申氏次庸側室  
朱出娶馬氏孫男七孫女十一按察君將以某月某



日啓公之兆奉宜人合馬來請銘余惟昔人以家法  
推齊魯益有見乎其言之也往讀漢史五侯十常侍  
之家皆以驕縱取敗獨呂都卿兄恂恂守禮法卒保  
令名以公家觀之何較然符也無論爽然於富貴之  
際即其操心繁善夫孰非濶達多知之遺乎斯實兢  
兢焉去人遠矣方諸人見幸時貂珥輝映蓋誠赫赫  
顯也然不旋踵斥奪相繼無復存者乃公前弗耽榮  
後鮮遺患亦惟是一經相授而按察君竟以儒術起  
為時名臣視彼薰熇于俄頃者如何耶語曰薄享于  
身以畀後人其然哉其然哉是為銘銘曰 神明之

曹後適興兮鳳凰于飛古有徵兮聿修厥德神所馮  
兮譬彼濬源其流弘兮其流弘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未勅封承德郎戶部主事友山潘公墓誌銘

公諱相字朝臣別號友山配趙氏生三子子雨舉人  
子震邑諸生子霓進士戶部主事三子者既同業儒  
皆工文能詩有聲齊魯間堦篔簹倡和門內翕如也時  
擬之三鳳又其識度玄遠咸負出塵之致有慕於鶴  
各以顏其居人復稱三鶴云嘉靖己未秋七月季子  
戶部三載考績 天子推恩封公如子官趙封太安  
人濟南故多顯者廼馳恩所逮得具慶並膺百餘年



來於公僅見故邦人以為榮會公稍不豫伯子與弟旦夕侍疾左右竟不可起至九月六日遂卒二子哀毀若不欲生踰月季子自京師聞訃奔歸乃奉天子所賜勅製衣冠焚告柩次則相與擗踊號痛恨不及見也噫豈亦數邪公先世葬歷城東至是三子為公卜新兆城南平頂山麓明年二月庚申葬公其地伯子手狀遺行率二弟謁余請銘蓋伯子有子余女未殤也女馬婚姻之故義不可辭按狀潘氏當勝國時譜逸里世無考明興有諱成者從高皇帝起兵授萬戶遭海內初定法嚴重坐累戍邊居蔚州小關

村公距成不知幾世今知者曾祖普海祖曰王金鐸為考自蔚州入京衛莫詳所由徙其居濟南則成化初德莊王始封例分禁兵從就國鐸自京衛改隸尺籍來也鐸娶于李有子三公最少獨鍾愛之既蚤失怙不克卒儒業常自恨及諸子生甫數齡即遣就外塾時察其勤怠訓督懇懇諸子爭自飭勵視猶嚴傳焉濟西有田百畝身理穡事且饘鬻給饋修諸費俾專力於學惟恐他務奪志每膝下環侍見質問德業用文事相切磋欣然喜曰使若輩以經術植身斯其為肯穫也大矣及季子官行人兩使外藩轉戶部司



計餉皆教之勉盡職業無負 朝廷委任伯子癸卯  
領薦六誥禮闈仲子秋試屢不偶則謂曰淹速有時  
宜績學以俟且吾老矣若輩日娛吾側即啜菽水飲  
盡其歡豈歎祿養邪故諸子雖出處異致而名實益  
高時論莫可甲乙蓋夙教致然公幼有至性事母盡色  
養居喪以孝謹稱接人無少長咸與鈞禮迨老愈益  
恭喜趨人之急自奉儉樸而哀輒賙匱無靳禽畜斃  
者帷蓋掩之必深其坎令僕日守視度其下膚革穿  
盜不可發乃去其澤及庶物類此語曰仁者必有後  
信哉公生成化丙午六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四趙

亦望族有賢行與公相敬如賓生三子二女子兩娶  
耿氏子震娶姚氏子霓娶李氏今封安人女一許字  
張簡蚤殤一適陶梓皆庠生孫男二鳳毛震出鳳翎  
兩出即余所許女者孫女四許聘馬如蘇鄭家邦陳  
夢蘭皆名家子一尚幼銘曰 猗潘公山為友鳳翩  
翩振爾後思逮其存歸此阜銘以識之詒永久

貢士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應奎字治徵其先冀之南宮人元季始祖孝  
禮遷居濟南因家焉 國初有諱庶瞻者用材薦知  
汾州 高皇帝嘉其治績會沒入逆黨金龍衣銅器



諸物遂賜之庶瞻生翀大谷縣丞翀生琮琮生綸國子生綸生孟芳君父也母曰周氏周世以胡氏春秋講業濟南君幼從舅氏授經得其說弱冠著文聲濟南諸生為胡氏春秋者莫能先也顧數竒不為省試所錄嘉靖庚申始循次貢上禮部試 闕下已冢宰擇可為文學博士者再試 闕下君名皆在高等且授秩矣自念母老無它昆弟不可一日違色養竟不拜以歸歸再越歲寢疾遂不起先是君有女冊為王妃故事妃父得遙授七品文階假京秩君不屑就及策名于 廷又不拜恬于仕進若此故卒以貢士終

其身云君天性孝謹嘗侍祖母劉寢疾再越月無惰容執父喪哀毀逾禮叔仲芳宦太原卒有子應聘且少不能以喪歸君聞訃不遠千里往扶輿視還傾橐中百金經紀葬事不令一錢出應聘家趙仍世饒裕君儉樸自將不事華侈然喜振人之急不伐其德有從君父貸子錢者父卒多抵負君不問也邑令李君遣子從學稔其事私謂君即不求若息乃子錢千緡胡不持左券以吾力收之君固謝曰父與人若棄假人若忘即有負者適彰父聲吾不能承先志恤媼舊之乏絕是懼且奈何借邑大夫權收宿責乎令自是



益重君長者鄰人子盜君粟數十斛迹得之家人請  
束而詣吏君曰夫夫也日揚揚行里中被此名以出  
使何面目復見里父老乎終不以吾所亡失傷人丈  
夫之節緩之使逸無令它人聞之其為人仁厚不迫  
多此類也余與君同里居交游二十年所未嘗見其  
有妄言表行古所稱醇謹士殆其人乃不被一命以  
死豈非數哉然積仁潔行遠邇誦義視徼榮一時名  
實無取焉者君所得多矣君生正德壬申十月四日  
卒嘉靖癸亥三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娶王氏先  
卒繼娶張氏子男三允元娶劉氏邦政女調元聘祝

氏嵩女起元聘洪氏一謨女女三人長即臨清王妃  
一適陳意一未字皆張出孫女一劉出邦政父仲賜  
知縣嵩父壽布政使一謨父遇知府一謨辛酉舉人  
嵩與意父大經並太學生邦政意及允元皆縣學生  
祝洪二氏亦以春秋世其家允元卜今年某月某日  
葬君茂陵山西北祖兆乃以一謨狀來乞銘余雅知  
趙君一謨意允元三子皆余門人銘曰 於嗟乎趙  
君窮經有源砥行克惇敷言 帝庭疇曰無聞爰返  
爾真式閔茲墳垂銘幽珉祚流後昆於嗟乎趙君

廣東道監察御史瞻巖薛公墓誌銘



薛公諱樟字子喬一字景芳系出河東著姓譜逸莫  
悉其世次其居歷城以仲信為始祖仲信生彥文彥  
文生友德友德生盛盛生虎壽官公父也母曰賈氏  
生二子楠聽選官次即公薛世隱居公與從兄梅松  
始起業儒用毛鄭詩齊名梅貢入太學松舉鄉試皆  
未仕卒公登嘉靖甲辰進士筮仕山陽尹山陽附郡  
郭督撫漕帥諸重臣開府地 勅使按部稱監臨者  
冠蓋踵接又直孔道置傳送迎昕夕罔間供億煩苦  
邑大困救豪姓猾胥馮勢為姦利留牘滯訟填委難  
治公至勵精振飭不為碌碌鉏耒暴凡宿姦積蠹

窮治勿少阿曲興廢翼孱威令震肅民用蘇息政譽  
則大起以故江北郡邑諸疑獄若艱大事所司輒屬  
公公剖決神速上下敬服之都御史御史舉治行最  
䟽二十有二益山陽皆第一云戊申被徵選授廣東  
道監察御史會任後按淮者論淮守他事辭連公  
詔下撫臣覈狀公亦䟽乞歸候白于家既撫臣奏勘  
前劾山陽事成無實公當復起尋丁外艱服闋病不  
果行既再閱歲竟卒嗟乎才士之生也不數二十有  
二人者䟽其賢冢宰御史大夫率諸屬廉咎亡異議  
考閱再四始奏試一職至詳審矣居席未溫一語註



及令廢棄以去是二十有二人冢宰御史大夫諸屬無一可信者邪事雖竟白其人終鬱抑病且死矣毀譽用舍之際難言哉難言哉公性純孝事親曲盡色養嘗以未及推恩為恨與兄楠友愛篤至楠有五子二女公傾貲為治婚嫁人給恒產女弟適曹偉王孟龍者及諸族子姻戚嘗待舉火焉公生正德癸酉某月某日卒嘉靖己未某月某日年四十有七元配張同邑人處士允女蚤卒無出繼張禹城人屯留縣丞某女子男二炤聘耿氏父尚文蠡縣令燿聘范氏父瑟陝西按察副使女三一適陝西叅議張公嵐子念

一適山西按察副使尹公綸子秉耒皆庠生一在室始公未有子張舉女一乃置副室趙連舉二子二女張鞠若已出姻黨賢之公大父而上皆葬歷城西四里山公父葬城東天生橋之原炤將以嘉靖乙丑某月某日葬公城南新兆寔公所自卜也初炤聘余仲女公歿後天死乃聘于耿故炤以誌請余乃為之銘曰 歷山西趾負午鄉子玄壤攸止奕世以繁祉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楊公墓誌銘 公諱芬字廷芳青州益都人六世祖德玉德玉生祥祥生昇昇生富富壽官生鳳是為公大人楊氏世隱



不仕以力田業儒分課子孫公始有二子嘗繇賦長  
安從日者卜言次子當貴因遣受經生業名遂成次  
子者今御史中丞錦也中丞君以嘉靖丙辰第進士  
年二十餘拜河南汝州守公就養守舍時以吏事替  
之治大有聲滿考奏最 誥封公奉直大夫汝州知  
州亡何召入為戶部郎壬戌擢山西僉事分巡河東  
河東有盜衆數萬吏不能誰何公曰彼烏合之衆無  
能為汝至即平矣中丞君立起將六千人殲之河西  
靖邊之後數使使迎公公竟不往然所報中丞君語  
皆官箴可颺也隆慶改元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

察司副使封五年而卒公為人淳質有至行少時庶  
母不見卹衣嘗冬月無纊馭馬失鞚為大父所覺終  
不自明其後事庶母顧益謹庶母感而自艾不復困  
公公大人有五昆弟公事諸父皆如事大人服食鮮  
好必以獻諸父公亦五昆弟友愛篤至栩栩也中丞  
君既貴過家謁墓公嘆曰凡吾所以顯皆祖宗遺澤  
也奈何使宗人不得沾尺寸恩令出所入祿賜尊卑  
皆有所奉平生好施予宗黨親戚往往待公舉火或  
婚喪仰給焉公既受 封中丞君奉金緋以進公喜  
取服之郡太守歲遣弟子員奉書延學宮飲公亦間



一往然未嘗造官府長吏也而里中縉紳先生又日  
與公結社觴詠為驩里人大以為榮初公蚤歲頗慷  
慨有奇氣及中丞君貴更折節為雅飭至其仁厚喜  
施淄青間言長者莫或先之矣公嘗數病中丞拜鎮  
甘肅過家謁公疾輒不欲行公日夜趣之行乃裝馳  
至鎮輒上書乞歸侍未報也公病愈甚卒矣公生正  
德甲戌十一月七日卒隆慶辛未三月二十四日年  
五十八歲配張氏累封太恭人子三長欽 衡王府  
奉祀副娶李氏次即中丞君娶趙氏累封恭人張出  
次錄尚幼未聘貳室陳出也孫男七邦瑞聘鄭氏叅

政光溥孫女邦瑛聘石氏諸生某女邦珩聘給事中  
張煥女邦璟聘運司同知王基女邦珮幼中丞君出  
邦璣聘陳氏監生某女邦璿聘蔣氏邑諸生春芳女  
奉祀出孫女七俱幼中丞君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  
某地使以狀來乞銘銘曰 伯僑之胄在彼淄渚有  
胤綿綿六世以興其興維何爰發令子其子維何既  
受 帝祉齊城之原厥丘巋然龍章有奕賁于萬年  
蔚彼崇山厥有醴泉何以考德視此貞鑠

處士韓君配孺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濟南處士韓君卒以嘉靖己亥七月十五日至隆慶



庚午十月三十日元配張孺人卒遂啓其窆合焉而處士有子曰應元仕為兵部武選司主事介進士于君狀乞銘按狀韓氏其先棗強人也亦有曰三公者始徙歷城三公生得春得春生勤勤生榮榮有四男子最少乃處士處士名剛字克柔生十四歲而孤兩兄皆沒獨與仲居家貧學書不成脫身為販鬻與時羸縮輒當家以故不貧事其兄甚謹仲嘗以更繇事為邑令所苦携處士轉徙它郡處士善治生操作以身任之仲一切不問比還仲欲中分處士念兄不善家人生產非吾相之當困奈何使吾兄困也涕泣竟不

分仲年老無子處士憂嫂妬百方說下之出已橐中金幣予嫂趣為買妾仲後有子得勿絕焉處士為人好施諸所假貸無問識不識或折券棄責振人窮困不伐有所善客繫獄處士為之地得解客後負處士至衆辱之不校益以長厚宰里中社幾二十年人服其平無間言云張孺人者亦歷城令族年二十三歸處士處士母太孺人性嚴甚孺人奉事之能得其懽心太孺人有疾孺人寢處其旁累歲宗戚稱之處士二子比卒應元才十歲耳而長子當室益大苦繇事孺人則日夜垂泣訓應元游學攻苦茹淡得糈食甘



脆輒蓄啖兒以兒讀書故而處士在時業已心竒少  
 子謂是兒必黷吾家矣後應元果舉戊午鄉薦登乙  
 丑進士拜無錫令於是擁笏曳珮上壽孺人前孺人  
 則又垂泣曰嗟乎韓處士兒有此設而翁見者快足  
 矣言已復泣數行下應元亦泣既之官無錫孺人日  
 以守官大義訓之有聲諸令中已為讒者所中例調  
 懷仁懷仁故邊惡地應元以孺人故堅不欲行乃孺  
 人固強之至則起為大理評事復用廷臣薦改遷令  
 官顯矣屬有使事得奉孺人歸比當報命又遭延不  
 忍行是歲孺人壽八十有五遂卒處士生成化庚子

十一月十六日孺人生成化丙午五月八日少處士  
 六歲處士之卒也先孺人三十有一年而壽不及孺  
 人二十有五歲子男二長曰應時娶高氏次即應元娶  
 秦氏繼娶李氏女一適葉茂孫男四應時出者三一  
 璋一瓚一珙應元出者一小字福壽余聞之長老歷  
 下舊多豪士其人往往隱在市販而有孝弟直方之  
 行應人緩急不以難為解歿而鄉人子弟思之不置  
 以今觀於處士信矣君子曰處士之有子宜執樹德  
 無微昭懿無隱矧彰彰若是也武選君仕宦且益顯  
 天子褒錄其先則處士孺人者榮名華品光于泉壤



豈有量邪銘曰 蠖屈山原古壤在馬馬鬣有封世  
澤載延 恩錫方隆餘祉日綿余銘斯石百禩惟虔

將仕佐郎巡檢趙君墓碣銘

夫士徃徃隱為下吏而有慷慨倜儻之節豈不偉哉  
然落魄坎壈類湮滅無聞於世君子惜之故尹喜抱  
關也名列周編侯生監門也身為魏客古今人豈相  
遠耶吾邑蓋有巡檢趙君云趙君名應奎子徵字其  
先棗強人也 國初徙歷城六世而得趙君趙君試  
長史功曹比謁天官選除壩上倉大使薄矣所善客  
勞曰嗟趙君獨不得一尉何倉也則謂客君薄倉使

耶官無崇卑顧人能自立不爾倉何負予立起馳至  
壩上蚤夜奉職惟謹貧至取給於家不愠也數歲遷  
小真村巡檢隸吳淞會瀕海盜起張甚二千石不能  
制則檄君求盜君立從數騎趨之遇與格鬪所傷獲  
甚衆賊業懾伏然君騎視賊衆不三之一遂為所得  
盜露刃守之君不動且坐且數曰凡來安若等耳而  
不畏二千石誅耶而翁豈畏死者則為畫利害狀甚  
悉盜愕視旋解去諸當路聞之舉嘆慕趙君壯士亟  
下書勞問且遷矣而趙君有子曰世卿舉鄉進士於  
是趙君曰嗟乎吾其歸哉撫佳兒爰牧湖上甚適也



何以老白首一官為即日買舟歸矣趙君天性孝友有弟三人至得太公驩者君也太公食則擊鮮病則日夜泣不解帶人以為難歸自江南時家蕭然四壁立爾顧多以田宅與諸弟至縣官徭賦又身為弟任之以故吏而益貧性喜施予逢人急輒濟之即又不沾沾自德也里中有交惡君居間輒解以此齊中稱長者必曰趙君夫趙君則可謂慷慨魁人者耶位卑不得展布然其所自表見已奇矣 國家有胡越之構日求瓌詭異能列之行陣至如趙君單騎出片語賊立遁去豈憂胡越哉然趙君以有子解綬去至其

躬行孝弟慕義強仁宜其有世卿矣世卿既葬趙君余友李觀察攀龍誌之復乞予言書墓上之碣世卿余門人也為之銘曰 猗趙之先自冀瀛有曰十四遷齊城十四繼七傳之榮通欒逮強業益亨正德丁丑將仕生五十又一重逢丁隆慶元夏返幽扃厥配曰姚子世卿卿也力學方賓興一孫勉學何英英濟水如帶山如屏維震之方將仕瑩嗟哉趙君吾為銘

李恭人徐氏墓誌銘

恭人徐氏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李公攀龍元配也初以公刑部主事三載受 勅命封安人及守順德



上最乃更受 誥命有令封公自陝西提學移疾予告與恭人偕隱且十載隆慶改元丁卯 聖天子訪求遺佚之賢臺諫連章合舉海內二十有二人首及公殊徵超拜可立竢恭人榮命未艾乃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正寢距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云余與公幼同師同舉鄉試相善公子駒從余學余妻翟淑人之葬公實誌其墓復為哀誄輓詩成數百言使余讀之泪簌簌下不可止恭人之歿也公手狀率駒徵銘謂通家世講雅知獨詳故遂忘其固陋余則又曷敢辭按狀恭人徐公宣仲女李故

望族徐世藩國列校無顯者公既蚤失怙母張太恭人獨以一身抱諸孱幼矢節自持恭人年十七來歸實衿縞不具也公雖補郡諸生家徒四壁立或至不繼饔飧及既廩學官猶嗷嗷若不能適晦朔者恭人服勤左右奉太恭人共歷艱苦陰一壁煬一竈閱數寒暑無躁容公下帷授弟子束修以上上太恭人即徹必劑以復進余師郭先生與公友嘗過公而止之飯恭人坐簾以爨前蕭惟謹先生察之假擔薪焉嘉靖庚子公舉于鄉明年置妾蔡甲辰第進士恭人隨侍太恭人京邸明年公疾予告隨侍太恭人歸濟南



丙午起家復隨侍太恭人京邸丁未授官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凡五載恭人復隨侍太恭人歸濟南  
癸丑公擢知順德府事恭人自濟南隨侍太恭人之  
郡丙辰提學陝西蓋恭人未之從也戊午公復以疾  
請歸則恭人再擁新婦侍太恭人矣恭人性純慤嚴  
事太恭人垂四十年惴惴如一日故公數歷中外太  
恭人思歸或憚遠不樂至宦所恭人輒隨侍家居常  
若公侍太恭人側也公雄才雅致曩絕物表而出處  
大節脫然無累亦內助之功居多公自狀曰恭人人  
樸耳孟德曜綺縞粉墨嘗試梁鴻以觀其志七日不

答乃出椎布懷中誠惠哉然惠斯惠御之彼其偃蹇  
何能使鴻相忘于此即舉案不敢仰視儀耳孰與置  
人樸于室者之相忘也夫灞陵之往而不返鴻蓋有  
憂患之心焉公遭際 聖朝負重望隱顯惟時一無

內顧慮恭人視德曜斯其為惠也不亦遠乎恭人子  
二人長即駒郡諸生先娶曹儒氏女繼娶山西應州  
知州馬應奎氏女次曰采未聘女一人適貢生艾濟  
子芹又子一人曰馴妾盧氏出孫男二曰鳳祥聘鄉  
進士于鯨氏女曰鹿齡未聘女一許邑諸生王見賓  
子衡外孫一人曰維高采與鳳祥先後殤公卜是年



十月二日葬恭人郡城西北馬鞍山之東陽祖兆前  
十五武余為之銘曰 易贊貞吉惟無攸遂詩詠食  
貧恒自抑畏居約晏然履盛恬然仕止靡牽伊誰之  
賢 帝命申錫翟第有赫濟美奕奕奄觀其澤鍾靈  
者岡泉流湯湯永妥爾歲萬禩允臧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終



